



##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五年

临时逐字记录

## 第 四一五〇 次会议

2000 年 6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11 时 30 分举行

纽约

主席:	莱维特先生 . . . . .	(法国)
成员:	阿根廷 . . . . .	利斯特雷先生
	孟加拉国 . . . . .	乔杜里先生
	加拿大 . . . . .	福勒先生
	中国 . . . . .	王英凡先生
	牙买加 . . . . .	达兰特女士
	马来西亚 . . . . .	哈斯米先生
	马里 . . . . .	乌瓦纳先生
	纳米比亚 . . . . .	阿希帕拉-穆萨夫伊夫人
	荷兰 . . . . .	范瓦尔苏姆先生
	俄罗斯联邦 . . . . .	格蒂洛夫先生
	突尼斯 . . . . .	贾兰迪先生
	乌克兰 . . . . .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 . .	杰利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 . . . .	霍尔布鲁克先生

## 议程项目

1. 通过议程
2.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
3. 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邻国境内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上午 11 时 45 分开会

###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以法语发言）：**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 6 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我谨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大使热烈致意。他所代表的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文明之一，他所表现出的才干给安理会所有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我是代表大家赞赏他在 5 月这一非常艰难的月份里所表现出来的品质、效力、权威和意愿。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 的国际法庭

### 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99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 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卢旺达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穆塔博巴先生（卢旺达）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和起诉应对 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99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

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卡拉·德尔庞特女士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向德尔庞特女士表示欢迎，并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在这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两个国际法庭的检察官的通报。

我请德尔庞特女士发言，并再次向她表示热烈欢迎。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德尔庞特女士发出邀请，以便她向安理会作通报。

**德尔庞特女士（以法语发言）：**我要简单谈一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接下来，由于我有机会前后三次在阿鲁沙呆了九个星期的时间，我将给成员们谈一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情况。

（以英语发言）

现在我先谈一下前南问题法庭。自我 1999 年 11 月在安理会发言以来，已经出现了安理会成员也许感兴趣的若干事态发展。

首先，我要说一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我知道这不是安全理事会关切的事项。尽管如此，我可以肯定，安理会成员都知道，近几个月来，我的办公室收到了各种指控和相当多的信息，指责北约，更具体地说，指责北约人员和领导人在去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空袭期间犯下了属于法庭管辖范围内罪行。

若干资料来源向我办事处提供了这些指控和证明材料，其中包括代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律师和俄罗斯议会一个委员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提供了相当多关于某些特定事件的材料。此外，各人权组织

和其他方面发表了若干关于这次轰炸行动的报告和评论。

鉴于国际法庭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有可能的战争罪行具有管辖权，我认为，作为独立检察官，我有义务和责任评估这些指责和指控。1999年，我的前任阿尔布尔法官在其办事处内建立了一个由军事律师、军事分析家和其他专家组成的工作组，以审查和评估所有指责和指控及相关材料。此外，该小组审查了在并入我的办事处之后收到的所有新指控和材料。这项分析工作占用了相当多的时间——这是非常正常的，分析工作包括审查所有事实，从法律角度详细分析法庭管辖权的所有方面。

在充分审查我的工作组对所有指责和指控的评估后，我现在可以宣布我的结论，这就是，没有任何根据对与北约轰炸有关的任何指控或其他事件展开调查。虽然北约确实犯了某些错误，但我非常确信，北约在轰炸行动中没有故意以平民作为目标，没有非法地轰炸军事目标。我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公布我的评估细节和采用的标准。但这个论坛不是讨论这些细节的场所。不过，我认为今天我应该将我的结论通知安理会，因为北约轰炸行动是一个重大问题，引起了相当多的猜测和评论。

此外，必须指出北约行动产生的一个重要后果，这就是，除起诉米洛舍维奇总统和塞尔维亚其他高级官员外，北约行动影响了贝尔格莱德当局与法庭合作的意愿。自这些事件后，与我办事处的合作基本中断。这严重阻碍我完成关于塞尔维亚受害者调查的能力，如果这些受害者居住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这种阻碍尤其严重。我的调查人员被拒发签证，因此无法进入该国继续调查。我也申请了前往贝尔格莱德的签证，我的申请也被拒绝。

有人指控法庭反塞尔维亚，发出的起诉不平衡，但我无法与受害者接触，无法获得证据，这个事实使这些指控显得相当空洞无力。

现在谈谈克罗地亚共和国与法庭合作的问题，我高兴地指出，克罗地亚新政府正表现出与法庭充分合

作的意愿。毫无疑问，这非常令人鼓舞，而且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充分合作。例如，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被称作图塔(Tuta)的姆拉登·纳莱迪里奇已经移交海牙法庭。而且，政府承认法庭的管辖权，承认我有权调查克罗地亚境内发生的事件，例如，1995年的风暴行动。此外，政府最近允许我的调查人员进行法医调查，并且给予协助。最后应指出，已经最后完成关于我的萨格勒布办事处地位的正式协议。

因此，克罗地亚共和国最近几年不太与法庭合作的领域只剩下一个，这就是，让我有机会接触克罗地亚境内敏感证人以及获得政府持有或控制的文件。在这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重要问题，但我高兴地指出，正在取得进展。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报告说，克罗地亚共和国充分履行了与法庭合作的义务。但我们尚未实现这一点。

我想提出的、关于南斯拉夫的最后一个是法庭日益感到严重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诉讼程序旷日持久，这既包括审判本身所用的时间，也包括被法庭关押、被指控的多数人的总拘留时间。我们的审判性质决定了这些审判是艰苦和复杂的，罪行涉及面广，被指控者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需严格保护。保证公正的必要性与保证尽速伸张正义的必要性往往冲突。现在，在海牙法庭，有四个案件处于审判阶段，九个案件正在等待开始审判。检方和辩方在早期阶段确实努力将注意重点放在双方的分歧领域，但我们不应忽视，我们的规约保证，所有被指控者有权获得审判，不得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现在日益明显，现有的审判分庭越来越难以应付正在等待判决的审判案件数目。传统上，在许多国家的司法程序中，有两种办法解决这种局面：第一，在审判之前允许被指控者保释，第二，任命更多的法官，处理法院工作量。就本法庭而言，对于多数案件，尤其是对于稳定部队拘留并移交的被指控者，保释或本法庭所说的暂时释放并不是一项可以利用的选择。在某些地方，本法庭只有在前南斯拉夫所有国家予以合作时才能实施其命令，我认为，将被起诉的被指控者放回这种地方是不明智的。例如，斯普斯卡共和国境

内被起诉的被指控者可以非常容易地进入塞尔维亚，目前，在塞尔维亚不可能逮捕他。

法庭庭长克洛德·若尔达法官非常清楚这个局面，他最近致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阐明他对法庭未来的设想。我知道，那份文件仍在翻译中，各位成员可能尚未收到，但在信中，若尔达先生预测各审判分庭可能承担的工作量，并尽其最大能力，预估以我们目前的资源水平，法庭需要多久才能处理完这些案件。庭长的分析结果令人关注，他提出一个双管齐下的解决办法：建立一个专门指定的法官小组，他可以根据需要启用这些法官；以及将审判前的许多细节工作委托给代表审判分庭的法院工作人员，使法官腾出时间，专门处理诉讼程序。我原则上支持这些极端的提议。我们必须找到办法，在合理的时间内使所有被指控者获得公正审判。当然，基本上，大会才能决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认为有必要使安理会了解这个问题，希望在法庭面临新挑战之际，安理会能够继续支持法庭。

#### (以法语发言)

我现在想谈谈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情况。我想各位成员已经知道 2000 年 3 月 31 日上诉分庭关于巴拉亚格维扎案件的裁定，这项裁定撤销了同一上诉分庭以前所作的裁定。根据这项新的裁定，被告巴拉亚格维扎先生将继续被拘留，并可以受阿鲁沙法院的审判，这项裁定自然改变了我们与卢旺达政府的关系。

我们曾三次前往那里，每次为期三周。当然，我们去的目的是进行调查和审判工作，但因此也有机会会晤政府成员，其中包括卡加梅总统、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和检察长。

我可向安理会保证，目前同卢旺达政府的合作非常良好。我还要指出，作为友谊象征，卢旺达政府这一次给我进入卢旺达的永久签证。我们驻基加利办事处一直在集中调查。至于将在本月开始的审判，我们将各审判小组调到阿鲁沙，密切关注所有听证会，同时限制实地调查人员进入基加利。

关于今年下半年的工作方案问题，我们现在在阿鲁沙有 42 名在押犯。我们的方案设想要逮捕 13 名在逃犯。其中有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给予联合国特派团类似于给予稳定部队的授权，以协助我们逮捕这些被告是一个不错的设想。

同非洲和欧洲各国的合作极佳。我们的追踪小组正在进行所有必要的调查，寻找在逃犯；当然这是在同各国的司法当局合作情况下进行的。迄今为止，已有 8 名被告遭判刑。8 名中，3 名认罪，其中包括乔治·拉塞尤，他是一名比利时记者，昨天被判监禁 12 年。目前只有对巴基利什马的一项审判正在进行，也就是说仍有 4 项审判有待开始。这些审判尚未开始的原因是，辩护律师在诉讼期间提出对共同诉讼的 12 项上诉。我来解释一下。我们要求同时审判所有被告，在这项单一审判中，他们必须为犯下的同样罪行和行径负责。这意味着我们将进行称之为政府案件的审判，在这一案件中现已有 8 位前部长被拘押在阿鲁沙。还有称之为军事案例的审判，其中涉及 4 位高级军官。还有媒体案例，其中涉及 3 名记者、1 名出版商和 1 名无线电台所有者。2 个审判涉及 6 名被告的案例，还有 1 个审判涉及 4 名被告。也就是说共有 35 名在押犯候审。我们希望——我确信——这些审判将在今年内开始，因为上诉庭将宣布其决定，这将使审判能够开始。

我们在最近一次特派团行动中发现问题之一是，在卢旺达仍有许多尚未挖掘开的集体坟墓。我同卡加梅总统讨论了这一问题，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即我们将同卢旺达当局合作，挖掘所有这些集体坟墓，就象我在上次出访期间所发现的，仅仅在公共厕所里找到 30 或 50 具尸体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无论是从刑事诉讼角度——因为还必须把被谋杀的算在内——还是从应该给受害人理应享有的埋葬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不能接受的；在后一角度方面，卡加梅总统同我意见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我现在的想法是使用我们现在在科索沃的法医小组在 10 月底挖掘这些集体坟墓，因为到那时由于气候条件这些法医小组便不能在

科索沃工作，将一些法医小组派往卢旺达协助将尸体抬出集体坟墓。

我会见了种族灭绝幸存者协会和幸存者本人；当然，从这些生存者的状况来看，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我仅举一例来表明所涉社会问题。一名 27 岁的妇女被强奸 5 次。当然，她受了伤并仍带有几处伤痕；她获救是因为她倒在其他尸体的底下，红十字会发现了她仍然活着，她因此获救。强奸使她生了一个孩子，但她自然遭到家庭的遗弃，现在她独自生活在赤贫之中。这就是我们见一些生存者的情况。在这方面情况非常非常严重。

从卢旺达在押犯的角度来看，情况也十分严重。在卢旺达司法部长的陪同下，我参观了 2 所监狱。这些应容纳 2000 在押犯的监狱却关着 8000 人。这意味着在押犯甚至不能伸展开身体睡觉。当然司法部长非常关切这一问题。目前他们正试图利用一种叫作 gachacha 的司法形式，即将这些囚犯送回自己的村庄按照祖先的传统审判。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比较理想的办法，因为客观地讲不可能审判所有在押犯。

现在再来谈一下我们今后的战略，我们办事处找出 90 名嫌疑犯，正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他们对种族灭绝和其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行径负有责任。优先之一是强奸案。卢旺达所发生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在明年年底前起诉上述 90 名被告。我们还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进行了财政调查。我们没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这些财政调查。只有 2 人负责卢旺达和 3 人负责前南斯拉夫。我需要扩大小组成员来完成这项任务，我希望在下一个预算中，我能得到新的位置，这是我们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我们切断被告人的资金——即银行帐户，我们不仅能够使他们更难以逃跑，而且根据法庭法官的决定，冻结的资金还可被用于向受害人提供补偿。

这对卢旺达极其重要。如果我们不能从法官们那里取得这样一项决定，那将是令人遗憾的。但是有个问题。我们的法律有个漏洞。我们的程序性规则没有

规定可以没收被隔离的经费。因此我们要求在这些规定中作出这一改变。

我不占用安理会更多的时间。我将回答各位想提出的任何问题。

**哈斯米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让我首先感谢你在你担任主席的第一次安理会会议上听取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这两个国际刑事法庭检查官卡拉·德尔庞特女士的情况介绍。

我们热烈欢迎德尔庞特女士在被任命为检查官后第二次来到安理会。我们感谢她按照去年 11 月在她情况介绍时对安理会所做的许诺就两个刑事法庭，特别是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刚才向安理会所做的准确而全面的情况介绍。

我们认为设立这两个特设法庭是在起诉被控告犯有战争罪、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那些人方面适用国际法的重要事态发展。当安理会设立这两个法庭时，它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在设立和支持前南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时，联合国采取了既高贵又有远见的措施。虽然科索沃和其他地区的事态表明愿望和现实之间继续存在着差距，但历史将记载国际社会通过这些特设法庭努力保护人道主义价值并有助于在受难以描述的暴力困扰的世界那些地区恢复和维持和平。

马来西亚高兴地注意到，两个法庭已经发展成充分运作的国际刑事法庭，向被告提供公平的审判同时保护受害者和证人。我们赞扬法庭的受害者和证人组处理为出庭作证者提供保护措施以及提供咨询和支助等重要问题的方式。

各国的合作对法庭工作的成功进行极为重要。在执行逮捕令、临时拘留和将嫌犯和被控者转移到法庭所在地等方面尤其如此，这是因为法庭没有警察部队或管辖权可以独立地抓获嫌犯。显然，立即和切实执行法庭签发的逮捕令对于法庭能否有效运作一直并继续具有关键性。

我们注意到在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方面，各国一致支持法庭。明确显示这一支持的是 2000 年 1 月 29 日在比利时逮捕宪兵前总参谋长奥古斯丁·恩丁底里伊曼纳；2000 年 2 月 5 日在联合王国逮捕姆文伊中校；2000 年 2 月 15 日在法国逮捕卢旺达武装部队前高级军官弗朗索瓦-格扎维埃·恩祖旺尼米耶和在丹麦逮捕伊诺桑·萨格胡图；以及 2000 年 3 月 7 日也是在法国逮捕 1994 年卢旺达临时政府前文化和高等教育部部长让·德狄鸟·卡姆汉达；以及 2000 年 3 月 24 日美国将伊利莎芬·恩塔吉鲁蒂曼纳牧师转移到阿鲁沙的联合国拘留设施。

令人遗憾的是，在前南国际法庭方面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具体说，我们对于德尔庞特女士刚才谈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继续采取不合作态度表示沮丧。我们重申我们对于公开受控的人继续逍遥法外感到严重关切。我国代表团呼吁有能力这样做的做出更认真和坚定的努力尽快将那些战犯抓获和绳之以法。不这样作将向那些应对这些可怕罪行负责的人发出错误的信息。不幸的是，那也将表明国际社会处理这些罪行缺乏决心和政治意愿。被控者在某些国家和实体中继续居留并几乎不受惩罚地享有自由不仅发出错误的信息，而且造成保持一种恐惧和不安全的气氛，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限制了难民的返回。逮捕和起诉被控战犯不仅是个司法问题，而且是将大大有助于疗伤与和解，并有助于实现和巩固和平。

马来西亚继续认为两个法庭的工作不仅对于执法，而且对于在这两个地区的疗伤进程极为重要，而这又将有不小的程度上有助于在这些地区加强恢复和平、安全和稳定的进程。

发言至此，我国代表团想问检查官关于两个法庭的拓展方案，我们认为这些拓展方案在提高对于法庭保护和加强人道主义价值方面是重要的，因此应继续下去。

两个法庭工作的所有方面应得到安理会的无条件支持。两个法庭的检查官刚才明确、强烈和直接呼吁安全理事会给予这种支持。安理会必须对德尔庞特

女士的呼吁作出恰当反应。关于仍然逍遥法外的被控战犯问题以及不同两个法庭在这方面合作的问题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应严肃处理。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热烈祝贺你担任主席并和你一样向你能干的前任致意。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德尔庞特女士回到安理会来。我们要赞扬她以有力和专业的方式开展她十分复杂和重要的工作。联合王国对这两个法庭作出强烈承诺。我们一致并将继续全力支持检察官的工作，将那些应对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暴行负责者绳之以法。

我们对近几个月来的进展感到高兴。我们看到许多积极的事态发展，诸如在欧洲逮捕了据说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暴行中起关键作用的重要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已作了好几项重要判决。克罗地亚新政府已采取重要行动以履行对前南国际法庭的义务，而且我们高兴地看到卢旺达国际法庭和卢旺达之间关系大有改善，在阿鲁沙德尔庞特女士一两次亲自在法庭露面而且她最终设法以这种签证进入卢旺达对此也有助益。我们感谢她继续作出这种努力。卢旺达法庭继续得到高级人物的重视是对的。

然而还有许多被告继续逍遥法外，包括高级人员。我们希望所有国家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在被告进入他们辖区时履行其对逮捕这些被告的义务，而且我们谴责贝尔格莱德继续明目张胆地拒绝执行要求同南斯拉夫问题法庭合作的安理会历次决定。在卢旺达，从德尔庞特女士今天早上的情况介绍中可以清楚看出，该国继续面临一种十分令人难过的局面。

随着逮捕人数的增加——我们欢迎德尔庞特女士表示将追捕再多的被起诉者——两个法庭都应该有能力从速审判被起诉者，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对检查官报告在减少拖延方面继续存在问题感到关切，我们理解她为什么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源。我们欢迎联合国专家小组最近的报告和两个法庭执行专家小组建

议的努力。我们期待法庭进一步提高效率。我们也欢迎前南问题国际法庭法官们主动寻找确定可被用来加快审判前和审判程序的额外措施。我们期待看到若尔达总统有关这些问题的报告，听到秘书长对法官意见的看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利斯特雷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就任安理会成员主席。也让我赞成你对5月份主席王英凡大使所说的话。

我们感谢检查官卡拉·德尔庞德刚才给我们的通报，这再次说明了她的办公室所面临的挑战和要求的规模。我愿表示我国对她模范工作的支持。

这是安理会第二次有机会听取卡拉·德尔庞德女士的报告，距离上次报告6个月多一点。我们认为，定期听取报告有益于审查安理会对它所设司法机构的立场。必须坚持这样做，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定期受益于交流经济和建议，找到办法解决提出的问题。

阿根廷支持建立这两个法庭。尽管当初有人怀疑，但今天这两个机构已在运作，表明它们能在我们打击暴力和有罪不罚的现象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起重要作用。这些机构已证明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新颖工具，为国际法的长足进展作出贡献。显然这两个法庭的工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今后工作极端重要。这两个法庭所面临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进步或退步，无疑也将成为刑事法庭的宝贵先例。比如，在准备将要确定的刑事法院规则的工作中，这两个法庭的议事规则和证据法规则都起了有用的作用。

卢旺达问题和南斯拉夫问题法庭和检查官办公室已经壮大成熟，进一步巩固。但是，它们继续面临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已在评估这两个法庭的职能的专家小组去年11月在文件A/54/634中递交大会的完整报告中得到彻底和很好的审议。现在不是详细考虑这些建议的场所和时机，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报告中的意见和建议清楚地描述了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

然而，今天在安全理事会上，我们必须越来越担心地指出，我们主要关切的继续是确保联合国会员国充分合作，以便这两个法庭的裁决能够得到执行。政府避口不谈支持法庭是一个不利的信号，能削减国际社会的努力。这种消极姿态并不新，安理会以往辩论中听到的许多发言已经拉起警报。虽然从那时以来，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抵止和缺乏合作的情况继续存在，这是我们关切的一个问题。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我们不得不再次呼吁各国同卢旺达问题和南斯拉夫法庭合作。我们特别遗憾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欢迎德拉庞德女士介绍的克罗地亚新政府的积极态度和卢旺达政府的合作态度。这种合作不是可要可不要的，不是由各国自行决定是否要进行的。这是一项法律义务，是安全理事会规定的，而且能否实现司法公正就取决于它，因为法庭没有它们自己的强制性机制使它们能够有效执行它们的裁决。不遵守合作的义务就是违反法庭规约，破坏建立法庭的目的。安全理事会绝不能对这种情况默不作声，而且它很可能需要作出决定。

安全理事会必须帮助法庭和检查官履行其职责，因为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继续涉及这些机构难以或无法控制的因素。这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尤其是现在。巩固阶段已经过去。现在很清楚，在计划建立新的工具和执行进一步的机构改革之前，我们需要提供手段，使它们能够履行它们的任务。

我们知道，法庭需要足够和适当的人力或物力资源，以便在所有各阶段有效地履行其工作。这方面我们想问，同去年相比，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检查官办公室中的空缺率有什么改进？今后前景如何？新的工作人员培训方案的结果如何？我们还想请德尔庞德女士进一步谈谈行政支助系统的效率，特别是卢旺达问题法庭在因为运送问题而拖延、法庭庭的提供和审判前司法问题繁多等问题上同检方和辩方的协调。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表示，我们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相信你定能给安全理事会带来新的动力和远见，履行安理会的职责。

也让我赞扬王英凡大使在非常困难的五月份宽容、坚决和英明的指导安理会工作。

我们同同事们一起高度赞扬卡拉·德尔庞德女士的通报。安理会应该了解新情况了——上次通报是在11月份；并全面地考虑安理会赋予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卢旺达问题及国际法庭的各方面责任。

检查官的责任是重大的。法庭反对有罪无罚现象。我们赞扬检查官和她的同事们进行不懈努力，为人类作出历史性贡献。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经常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进展。在过去几年中，正如这两个问题中的被拘留者名单所显示的，包括高级官员在内的许多被告被逮捕、起诉和受到惩罚。开始新的审判是这一进展和动态的明证。

今天，我们的发言将集中于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审判被拘留者的问题。国际社会必须处理逮捕被法庭控告的高级政客和军官的问题。一些被控告的高级军事和政治人物仍然逍遥法外。令人愤慨的是，一些被告仍未被逮捕，尽管自他们被起诉以来五年已经过去了。

第二个问题是各国和有关区域安排之间的合作。关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法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国家及其各自地区国家的协作。在关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问题上，非洲区域国家向该法庭提供的合作是非常值得称赞的。这种合作有助于我们在反对有罪无罚现象、反对种族灭绝、以及反对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普遍斗争所作的努力。

在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问题上，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与法庭的合作有所增加。我们赞赏在

逮捕被告和收集证据方面向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稳定部队和驻科索沃国际安全部队（驻科部队）提供的合作。在这一方面，正如我们今天上午从检查官那里再一次听到的那样，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以及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向法庭提供的合作应得到了我们的特别赞赏。我们再次强调需要向检查官提供进出便利。

第三个是资源问题。被拘留者人数、审判和上诉的数字大幅度增加，这表明迫切需要增加为两个法庭提供的资源。若尔达法官在最近的执行和平委员会面前非常详细地为这一情况辩护。德尔庞特女士今天上午在通报中非常强有力地强调了这一方面。没有人将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质疑，即应该向这两个法庭提供必要的手段以达到其要求。自愿信托基金在维持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方面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们鼓励所有捐助者继续支持这两个法庭。

我们的理解是，已向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关于为节省时间和预算可能调整程序的报告。我们请求秘书处迅速处理这一事项，并提出建议供作出决定。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对愈合伤口和实现巴尔干地区持久和平至关重要。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卢旺达和次区域的持久和平的贡献也是如此。

检查官的通报严肃地提醒我们对交给这两个法庭的繁重任务所负的集体责任。我们必须确保，在维持和平任务中，手段与授权相符。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霍尔布鲁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看到你、我从前老同事现在第一次担任安理会主席并主持今天的会议。我还要赞扬王英凡大使和中国代表团在动荡不安的5月显示了极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在5月，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爆发了四场不同的冲突。这是安全理事会中一个不寻常的月份，我希望，你将向王英凡大使转达

我国政府对他在这一非常困难月份期间主持我们的工作的态度的高度敬佩。我希望，这个月，你将不会有四场战争，我并且祝贺你以关于造成如此巨大影响的问题的如此重要会议开始你的任期。

在我国代表团中，我要赞赏坐在我右后方的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关于这些问题的特别代表大卫·谢费尔大使，他今天上午同我们的贵宾进行了非常密切的合作，他在今天稍后将与愿探讨其中一些问题的任何成员进行私下讨论。

最后，我要祝贺总检查官德尔庞特作了极好的发言。我对迟到和没有亲自听到这篇发言表示歉意，但是，我阅读了发言稿，并认为它含有许多有关南斯拉夫、有关整个问题以及最重要的是有关卢旺达的许多重要言论。

检查官的光临使我们有机会思考维持和平与司法这一极为重要的相交点。让我首先谈一个这些天来压在我们大家心头上的一个问题——塞拉利昂。这个问题目前不属于她的管辖范围。她的光临提醒我们在塞拉利昂问题上伸张正义这个问题的的重要性。尽管她在这里谈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但我认为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同样的问题适用于革命联合阵线（革阵）及其领导人桑科先生，以及如果我们要在该地区实现和平，就必须在塞拉利昂追究责任、伸张正义和实现和解。尽管我将在适当的场合讨论细节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极为复杂，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除非充分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成为进程的一部分，否则我国政府将不会满意。

在塞拉利昂，去年作出了一项决定，一项事后看来有疑问的决定，即将追求和平提高到一个高于伸张正义的水平。给予福迪·桑科及其追随者大赦被塞拉利昂政府作为一项先决条件、而不是作为伸张正义和实现和解进程的结果所接受。我在安全理事会的朋友们，我认为，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一项决定的代价，我只想说，我们将设法在塞拉利昂进行某种程度的审查，看看它是本法庭扩大任务的一部分，还是另一项任务的一部分，我只是敦促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我

知道，谢费尔大使将在今天稍后与许多安理会成员私下讨论这一问题。

当然，南非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个最好例子。南非强有力的司法制度、其活跃的民间社会运动以及其领导人的远见使南非得以把过去抛在后面，继续向前进。

我要谈到卢旺达，我们在那里看到在国际和国内一级追求正义。两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行政困难和拖延，但在我们的支持下，两方面正在加以改进而且必须把那些对灭绝种族负有责任者绳之以法。该法庭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但无法从外部调停。宽恕与和解必须来自内部。

卢旺达政府有一项称作加查查的司法计划——穆塔博巴大使，如果我把该词发错了音则请原谅。这一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制度基于贵国的传统——我是直接对卢旺达大使讲，他在帮助我们应付其国家的这种遗迹方面发挥了如此积极的作用——它把司法带出前司法制度的法庭，交给地方社区和传统领袖。我在西方的新闻界读到了对这一制度的批评；我无法就如此复杂的现象作正式的、详细的判断；但我们谁也不应把自己的价值和文化历史强加给其他社会和传统，除非《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体现的基本人权得到实现。该会议厅中的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司法制度，应当得到尊重。

我国政府认为，目前的计划同国际和国内民事诉讼程序一道，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在我们对卢旺达的两次走访中——我自己在12月以及上月同安全理事会的同事一道——我们得到了清楚的解释：即正常的制度无法处理案例，我们必须加以考虑。我注意到，卡加梅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强调了这一倡议的重要性，我希望卢旺达政府将能够给我们一个清理这一繁重的积压的时间表。

继灭绝种族后在卢旺达伸张正义，还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紧密连在一起。这不象一些人所宣称的

那样，是冲突的唯一原因，但却无法同让安理会审议的更广泛问题分开。

主席先生，当你、我和来自马里、纳米比亚、荷兰、联合王国和突尼斯的同事们在卢萨卡时，我们向政治委员会提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由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未签字武装团体所构成的问题。主席先生，我尤为感激的是你请政治委员会于6月15至16日在纽约这里同我们会晤，以继续卢萨卡和平进程，这取决于安全理事会能够为此作出贡献。我要向听众中那些并未同我们去卢萨卡的朋友们表示，莱维特大使和我及五位同事认为6月15至16日的会议完全可能与我们在1月份的最后一星期在本会议厅中所作的事一样重要。我们使安全理事会重新推动卢萨卡和平进程。我们希望所有适当的与会者都将出席。我们在卢萨卡时，他们都承诺前来，但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加以确定。

我们还高度重视下星期将在贝宁举行的政治对话筹备会议。同样，由于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法国任主席期间讨论此事，我需要重申：我们都支持在莱维特大使主持下于6月15至16日举行的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主要议题上，我不想低估安盟和在刚果领土上活动的其他武装团体破坏稳定的影响，但我要借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的来访而集中谈一下她主要处理的团体。主席先生，我同样希望你将在6月15日和16日利用你的作用而使政治委员会处理该问题。当然，我指的是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攻派。

我们的目标应是把所有被起诉者移交阿鲁沙，并使剩余人员有效地非军事化、解除武装、重新安置和重返社会。这将涉及到卢旺达政府需要创造和维持有利于自愿遣返的条件。它还将涉及到其他区域政府的支持。我们不想把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所有卢旺达流亡者说成是灭绝种族者。但我们也不准备同从属或隶属于前卢旺达武装部队或联攻派的任何流亡者团体交往。

然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自由行动的这些罪恶分子的存在，并不是可能由卢旺达军队的同盟、或许是卢旺达军队本身及其刚果同盟分子造成的侵犯人权现象的借口。而且很难想象在无考虑到卢旺达合理安全关注的区域努力情况下解决该危机的外部层面。

解决该问题有利于该刚果的和平。向国际刑事法庭引渡所有被起诉者是全体会员国的要求，国际刑事法庭的顺利有效运转，是联合国系统的要求。

因此，我高兴地看到检察长卡拉·德尔庞特在发言中讨论了改进管理制度、加快审判程序之事及她和若尔达先生将做的工作。我们正谈论的那种国际法庭不应受到对其管理作法的持续质问。这有损于法院的信誉和效力，引起关于使用联合国资金的问题，我不得不在另一场合处理这些非常困难的问题。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确立了一些国际先例——我要强调它产生了一些重要结果，我认为其工作正在加速。我赞扬检察长改进法庭活动的努力。

主席先生，我最后感谢你以这篇重要发言开始你的主席职务。我要重申，我国在支持这些努力时从未动摇过，哪怕有人提出交易，我最后要表示，我完全赞成检察长德尔庞特的观点：即像拉多万·卡拉季奇、拉特科·姆拉迪奇和实际上米洛舍维奇和在贝尔格莱德被起诉的其他人这类人，必须被绳之以法，欧洲才会有稳定。同样，在大湖区，除非以适当方式处理联攻派的灭绝种族者，卢旺达的合理安全关注才会得到处理，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则是在这一点上，我希望卢旺达将能够采取相应行动，让我们得以特别是在刚果东部走向稳定。

主席先生，感谢你，我期待着一个有成效的月，尤其是你主持下于6月16日举行具潜在历史意义的会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范瓦尔苏姆先生（荷兰）（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向你表示祝贺，并表示我很高兴看到

你主持安全理事会六月份工作。我向你和贵国代表团保证，我国代表团将予以充分合作。我还愿感谢你的前任中国的王英凡大使，他以周密和有效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五月份的工作。

**(以英语发言)**

我们还同其他代表团一起对德尔庞特女士再次来安全理事会表示满意。我们不到六个月前曾第一次有幸邀请她与会，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频率：简单计算表明，德尔庞特女士第三次通报将在荷兰担任主席时进行，我们期待着下一次通报。

我国代表团曾在我们十一月开会时对克罗地亚未能遵照检察官要求交出有关闪电行动和风暴行动的文件表示关切。我们现在满意地注意到，克罗地亚新政府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接受了法庭对这个问题的管辖权。我们特别对克罗地亚新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所具有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表示赞赏，5月8日和9日在奥帕蒂亚召开的出色研讨会就是其见证，除其他人外，若尔达法官和国际刑事法庭的其他法官均出席那次研讨会。我们的理解是，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检察官无法接触到她需要的所有敏感证人和情报。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因为如果克罗地亚政府接受管辖权原则，但后来却依然以技术理由把持重要文件，则这种作法显然助益不大。但是，我们注意到检察官已在这方面表示乐观。

当然，这意味着，我们的一切焦点如果还没有集中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话，那么现在将转向该国。我们必须对贝尔格莱德不同国际刑事法庭合作表示谴责。

德尔庞特女士在上次拜访我们时还没有去过卢旺达，现在她已经在阿鲁沙和卢旺达逗留了九个星期。我们非常高兴地获悉，她的办事处和卢旺达之间的关系大为改善。我们曾高兴地获悉乔治斯·鲁朱被定罪，这特别是因为他在米耶·科林斯自由广播电视台的广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在我们最近访问非洲期间，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获悉，有害的仇

恨广播确实仍在进行。我们认为，必须特别集中注意米耶·科林斯自由广播电视台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对一个技术性问题很感兴趣：检察官也许能够告诉我们鲁朱先生将在哪里服其12年刑期。

下面我要谈谈检察官告诉我们的“加察察”问题。霍尔布鲁克大使对此也发表了评论。如果我正确理解德尔庞特女士的话，鉴于不可能通过正常法律程序消除积案，因此她把“加察察”描述为理想解决办法。我们倾向得出同样的结论：这是解决积案问题的唯一途径。但我尚不完全肯定我们应把它描述成理想解决办法。如蒙检察官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我将不胜感激。显然，如果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解决积案问题，这就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但我将对进一步评论不胜感激，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我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有关情况。

最后，我要重申我曾在11月说过的话：我们认为，法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们都是试验场，我们正在那里吸取重要经验，以供稍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使用。为此，我要表明，我衷心同意霍尔布鲁克大使对塞拉利昂局势的说法，安全理事会近日来吸取的最重要教训是，有罪无罚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也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衷心希望美国在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不再犹豫不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荷兰代表以出色法语对我所说的友好话。

**福勒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正如我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曾有机会做的那样，我热烈欢迎主席先生你主持六月份安理会工作。我要同其他人一起，祝愿本月份没有王英凡大使的那个月那么有趣，当然，我要同其他人一起通过陈旭先生祝贺王大使在一个确实麻烦的时期出色处理安理会事务。我当然很清楚，如果所有这些情况发生在四月份而不是五月份的话，那将对四月份产生多大影响，我很高兴四月份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谈到目前的问题，加拿大一贯支持两个特设战争法庭的工作，目前仍将予以坚定支持。我高兴地重申这一坚定支持。因此，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德尔庞特女士重返安理会。两个法庭都在促进人类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创建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开创了一个积极和重要的先例，当然，正如范瓦尔苏姆大使刚才指出的那样，我们希望，人们可以及时迅速地处理霍尔布鲁克大使刚才强调的在塞拉利昂出现的等等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结束有罪无罚和暴力的循环，就必须给法庭提供明确和一贯的国际支持，包括在法庭调查方面予以充分合作。正义确实是和解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

虽然一些最臭名昭著的被控战争罪犯仍逍遥法外，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对法庭成功地扣压几名高级被告感到高兴。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应忆及，全体会员国都有明确义务协助法庭调查、逮捕和起诉所有被告。

至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我们欢迎有这次机会提醒各方，这些义务是充分和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244 (1999) 号决议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第 1244 (1999)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4 段要求有关各方，包括国际安全存在，充分配合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

加拿大欢迎斯普斯卡共和国总理米洛拉德·多迪克最近对海牙的访问。我们希望，这将是斯普斯卡共和国当局朝着全面合作迈出的又一步，他们当然对逮捕在其领土上的包括拉多万·卡拉季奇在内的被定罪的战斗员负有首要责任。

同范瓦尔苏姆大使一样，我们对萨格勒布克罗地亚新领导的合作态度深感鼓舞。在各级领导层继续进行这种合作对确保在难民返回与和解等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是至关重要的。

加拿大广泛支持两个法庭。除了从其创始以来在我们的分摊会费之外提供的 330 万美元，加拿大还同意向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提供 21 名加拿大皇家

骑警法医专家，协助挖掘和辨识科索沃的尸体。我们也对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工作中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我们赞扬公诉人和卢旺达政府为加强合作进行的广泛努力，很高兴看到穆塔博巴大使今天出席我们的会议，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向他表明这一点。

我们很高兴听到公诉人今后的工作计划，我们将尽量考虑她关于进一步支持追查受指控者的财政资源的请求。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加季洛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们很高兴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 6 月份主席，我们祝愿你执行我们面前的任务时取得圆满成功。我们也感谢中国的王英凡大使出色地指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我们对他表示高度赞扬。

我们感谢公诉人关于为改善国际法庭活动而采取的步骤的通报。我们非常重视卢旺达国际法庭的工作，它应当成为恢复卢旺达和邻国的和平与安宁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注意到，卢旺达国际法庭的工作方法证明其组织结构和工作方法未能完全达到安全理事会设立该国际司法机构的目标。六年多来，它对从事种族灭绝、战争罪行或危害人类罪行的人进行起诉；不幸的是，这尚未对卢旺达政治进程的正常化或对在世界其他地区打击这类罪行产生重大影响。卢旺达国际法庭的工作和管理速度缓慢和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未提供适当水平的合作，在这方面这绝对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然而，我们谨提请安理会注意文件 A/54/634 所载专家组的报告，其中对前南国际法庭和卢旺达国际法庭的工作效率和活动进行了调查，谈到司法工作的拖延，主要是因为卢旺达国际法庭缺乏适当规划和活动的混乱性质。

我们注意到上诉庭同审判庭之间有些差别。议事规则同搜证规则之间的差别导致被拘押的被告人等

候一年以上才进行审判。被认为其临时拘押时间过长而违反国际标准的嫌犯已被释放。

这是卢旺达政府中止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合作和拖延司法程序的原因之一。在卢旺达国际法庭活动中更换辩护律师成了家常便饭。我们认为也应改进对证人的保护。我们需要一位符合安全理事会在卢旺达国际法庭的规约中规定的国际性的、独立和不偏袒的法官。这项计划尚未完全实施。

俄罗斯支持联合国为克服卢旺达国际法庭面临的这些组织、财政和人员困难所作的努力。我们对提高法庭效率的建议表明了积极态度，以使它能够在短时间内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为加速结束有罪无罚文化发挥作用。我们支持增加法官人数和只设一个审判庭的请求。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考虑再设一个审判庭，以改进法庭的效率，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相比，取得更大的平衡。

我们认为，为使这一司法机构正常运作，我们首先需要继续改进程序、工作方法和法庭结构。这些步骤已经采取；我们在这里需要仔细研究我提到的专家小组的建议和对这些建议进行的评价。

至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活动，俄罗斯打算根据载于众所周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法庭授权，同它合作。但是，我们也感到该机构工作中有一些严重问题；主要涉及其工作的政治化、偏见和偏袒，特别是针对南斯拉夫。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南斯拉夫问题法庭的工作方法和组织安排并不适合安全理事会建立该法庭时所设想的任务。实际上，南斯拉夫问题法庭并没有帮助使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政治进程正常化。此外，其活动的后果已经证明对巴尔干问题的全面解决具有破坏性。已经采取了一种明显的反塞立场，而且统计数字已经表明，59名被起诉者中，有43名是塞族人。法庭的所有活动主要是在起诉被起诉的塞族领导人，这只会使塞族社会对立，并使和平进程本身复杂化。起诉书被用来迫使塞族政客让步，并确保他们服从。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使我们感到关切的还有，下达密封的起诉书的做法——这违反法庭的规约；全面追捕塞族政客并随意将他们定为战犯；以及非法动用稳定部队和国际安全部队，违反它们的任务规定，其依据是安全理事会没有批准的南斯拉夫问题法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之间的1996年《谅解备忘录》，其中实际上授权逮捕被起诉者的特别行动。我们已经在安全理事会详细地谈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继续集中注意力，对这些问题表示非常严重的关注。

我们注意到德尔庞特女士所提供的有关调查北约非法侵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及对它的指控的情况。然而，我们认为，停止对此调查的决定是不成熟的，因为缺乏作出这样一项决定的更认真和基本的理由。无论如何，必须认真调查每一项事实，并相应地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与之有关的情况。

令我们关切的是，南斯拉夫问题法庭的预算继续无端地增加，目前已超过1亿美元，还不包括相当大数额的自愿捐款。我们提请注意这样的事实，即该机构的人员编制已经膨胀。我们认为，必须注意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就法庭经费缩减和合理化的必要性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总之，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继续认真和彻底地审查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活动有关的所有问题，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发生了违反其任务规定的各种情况，我们越来越不能将之视为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陈旭先生（中国）：**首先，我们欢迎德尔庞特女士再度来安理会通报。我们感谢她就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的工作及她的卢旺达之行所作的通报。

两刑庭与有关国家的合作对于法庭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刑庭能客观、公正地司法，避免使法庭成为政治工具。我们完全赞同前南刑庭应对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严重违反国际

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因为根据前南刑庭规约，这也属于刑庭的管辖范围。刚才德尔庞特女士提到没有基础对北约的轰炸等行为进行调查，我们认为，应对这种结论提供令人信服的根据。

我们注意到卢旺达刑庭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对犯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罪行的人进行及时、公正的审判，不仅是为这些罪行的受害者讨回公道，而且对于防止今后再度发生类似犯罪也将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我们充分理解卢旺达刑庭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复杂情况。如前所述，卢旺达刑庭工作的任何进展离不开有关国家的积极合作与协助，特别是在案件调查、取证、移交嫌犯及起诉过程中，法庭应加强与有关国家政府的沟通和协商，尽最大的努力来寻求同这些国家的政府保持合作关系。总而言之，我们希望两个刑庭的工作有利于有关国家的民族和解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主席先生，最后，请允许我感谢你和其它代表团对王英凡大使和中国代表团的赞扬。我一定向他如实地转达。我们相信，你的出色的经验和才干定能指导安理会顺利完成本月的工作。中国代表团将积极配合、支持主席的工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达兰特女士（牙买加）（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表示牙买加代表团赞赏你的前任、中国常驻代表王大使在上个月对安理会的有效领导。

我国代表团也与大家一道感谢检察官卡拉·德尔庞特女士就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工作所作的非常有益的通报。

我们谨表示支持各法庭的工作，因为我们认为，必须进行国际合作，这不仅向那些犯下这种滔天罪行并受各法庭管辖的人发出明确的信息，而且也向那些

世界各地仍然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人发出明确信息。

这个信息必须是坚定的：在任何情况下，那些犯下这种罪行的人都必须受到惩罚。那些被指控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人必须包括实际采取犯罪行为团体的领导人，而且不论这些团体是平民团体、军事团体或准军事团体。建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进一步证实了关于卢旺达种族灭绝罪行的卡尔松报告的结论，安理会数月前审议了该报告。必须将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各法庭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将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如果发现有关国家未能履行与法庭合作的义务，安理会必须采取适当行动，以强制执行其任务。据报告，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不愿合作，我们对此感到遗憾，从检察官的说明中，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克罗地亚在合作方面有改进。我们还谨赞赏法庭从非洲国家和欧洲国家得到的合作。

我国代表团赞赏法庭努力制订程序，确保公正和公平，这将使被告有合理的机会对各项指控提出辩护。法庭努力保证高质量的司法工作，正确地裁决其审判的每个案件。我们理解，审判需迅速和公正。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专家小组在 A/54/634 号文件中提出的建议以及 A/54/850 号决议所载检察官关于这些建议的评论。其中许多建议的目的是缩短审判时间，我们注意到，虽然诉讼速度已大幅度加快，但仍然不足，仍然需要制订程序和措施。但是，专家小组的许多建议属于安全理事会的权限，因此需要修订法庭的规约。我们特别注意到必须增加法官以处理增加的工作量和使用临时专案法官的建议。就卢旺达而言，我们注意到专家小组的结论——而且检察官也同意这个结论，这就是，安全理事会没有特别理由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设立独立检察官。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坚持下述名言：不仅要实际上伸张正义，而且看上去正义也得到了伸张。因此，我国代表团同意检察官的观点，即：法庭在国际社会和受害者中的信誉部分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

其诉讼程序在惩罚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拖延惩罚就是没有惩罚。对法庭经常提出的一项批评是，在被起诉人被拘留后，审判前的工作拖延很久。我们认识到，某些拖延是辩护律师拖延战术直接造成的。因此，各审判分庭必须掌控诉讼程序，以确实保障被告的权利，与此同时，履行其在合理的时限内完成诉讼程序的职责。改进其审判前的程序也可以帮助加快实际审判过程。因此，必须尽快处理中间申诉。

我们还谨强调，需提供资源，加速法医工作。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注意到，加拿大决定向法庭增加法医支助。

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法庭的工作，认为应该考虑扩大其职权范围，以包括财务调查和没收资金，以补偿受害者。在建立国际刑事法院之前，各国际法庭的工作仍然是填补空白的重要一环。

最后，我谨重申，我国代表团支持法庭的工作，支持法庭各位法官和工作人员，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牙买加常驻代表对我的赞扬。

**乌瓦纳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指出，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 2000 年 6 月的工作。你可以相信，马里代表团将与你充分合作。

我还高兴地向你的前任王英凡大使致敬，他有效和专注地指导了我们上个月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感谢法国代表团召开今天的会议，使安全理事会各成员有机会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直接对话。我谨感谢卡拉·德尔庞特女士所作的充分和有启发性的说明，并与其他代表一道，就她和法庭所有工作人员的专业精神和毅力向他们表示敬意。

我谨提出下述评论。第一，马里充分支持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安全理事会建立

这两个法庭是为了表达国际社会将犯下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罪行的人绳之以法的意愿和决心。通过采取这项行动，安全理事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机制，以保证实施和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事实上，法庭通过其工作，正在促进建立法治，结束暴力循环，铲除有罪不罚的文化。

第二，关于法庭工作问题，我谨强调，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充分承担其责任，提供一切必要的支助。同样，正如卡拉·德尔庞特女士在其说明中及时地指出，安理会必须进一步审查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加强法庭活动的效力，特别是进一步审查资源和程序问题。

第三，各国的合作对于法庭的正常运作似乎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法庭自身不具备胁迫权力。虽然如此，根据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这种合作是强制性的。随着法庭继续开展工作，它们作出的判决将显示，在审判和关押被起诉者方面亟需进行密切合作。各国应向法庭、特别是向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提供服刑所需的监狱设施，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我谨指出，面对这一局势并对各国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反应，我国政府于 1999 年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规定，被判罪的人可以在马里服刑。我们请其他各国也这样做。

最后，我们谨重申，我们完全支持公诉人的各项努力，并再次感谢她所表现出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马里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以法国代表身份发言。

夫人，首先我要指出，看到你作为两个国际法庭的公诉人令我们感到乐观。你自从任命后主持工作的方式以及你为实现为自己确定的宏伟而现实的目标所表现出的决心向我们表明，安理会去年任命路易斯·阿伯尔女士为继任者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还高兴地向你表示特别敬意，你为融合各法律传统做出

了努力，这将提高两个国际法庭的效率。在你完成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时，你可以得到法国的充分支持。如果我能代表在我前面发言的其他代表团的话，你还会得到安理会所有成员的充分支持。

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你的工作，因为正是安理会本身建立起了国际法庭，确信寻求正义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分开。夫人，你今天出席法国坚决支持的安理会本月份第一次公开会议标志着国际正义的重要性。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庭长卓德先生将与6月21日的发言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

公诉人向我们提供的有关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信息令我们特别感兴趣。最近安理会就联合国应在卢旺达发生的悲剧当中吸取何种教训一事进行了辩论。我们从1994年事件中吸取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必须要伸张正义。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十分杰出，特别是因为公诉人一贯执行的刑事政策，不仅起诉了肇事者，而且起诉了他们的领导人或密谋者。法庭最近为筹备集体审判而做出的各项努力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谨在此回顾，法国通过向听证室提供设备而为法庭做出了具体贡献。

关于前南斯拉夫，公诉人谈到的法庭与萨格勒布当局之间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是一项显著的事态发展。当然这一发展还需通过与法庭的具体密切合作而予以巩固，但必须鼓励目前的趋势。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发展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迄今为止，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缺乏与法庭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合作。

就法国而言，我们做出了努力，协助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尽快圆满有效地完成其工作。本着这一精神，我们要继续一贯支持公诉人和法庭工作。同样有助于该工作的是，稳定部队各组成部分做出了种种努力，逮捕法庭通缉的个人，最近发生的一些逮捕表明了这一点。

现在我继续履行安全理事会主席职责。

我现在请卢旺达代表发言。

**穆塔博巴先生**（卢旺达）（**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向你表示祝贺，并同其他发言代表一道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工作，我们还要向你的前任工作出色的中国大使表示祝贺。我们希望今天赋予你的工作在其完成之前将一直以你赞成的方式持续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们重申我们将与你合作并支持你。

（**以英语发言**）

我愿感谢安理会所有成员继续为寻求世界和平与安全进行工作。我们希望工作每天都在不断的改进。安理会现在和将来都将得到我国代表团的充分支持。

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位杰出的人士，她对卢旺达和国际正义意义重大。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公诉人标志着寻求我们大家都渴望的正义和国际和平的努力。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政府真诚地感谢德尔庞特女士的访问和自上任以来所作的工作；我们和整个世界曾对海牙的上诉法庭就当时不加审判便释放臭名昭著的巴拉亚格维扎所进行的审议表示失望；特别是自那以来德尔庞特女士作了很多工作。

主席先生，当时你还没有到这里来，但你的同事和我会告诉你当时在纽约和在联合国外开展了许多外交活动，解决不久前种族灭绝受害者被剥夺的正义问题。回顾下列事实是令人难过的：安理会和各国首都发来了恐吓和各种压力，旨在使卢旺达政府屈服，要我们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合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他们的信息。我们礼貌地聆听了这些威胁，掂量着各种说法和其中的实情，发现卢旺达将再一次失望。我国政府和我本人立场坚定。一如既往我们告诉安理会事实真相。感谢上帝，安理会终于认识到我们是对的，德尔庞特女士立即理解了我们。

她采取了个人和专业立场以及安理会随后保持的沉默进而证明了，不管我们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我们仍然是人。人们可以误解我们，会有错误发生。

我们赞扬公诉人所做的努力和后来所取得的结果，这不仅是为卢旺达，而且也是为本机构的信誉和我们所主张的信仰：通过给所有人的正义而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已做了很多工作，当然还可改善。它当然还可做更多的工作。我们感谢在座各位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并敦促他们现在做出更多，而不要将其往后推延。否则会太晚。但正如我曾说的那样，做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时太晚。

公诉人访问了卢旺达和阿鲁沙，并在那里逗留了比她的前任更长的时间，她工作十分努力。这本身便表明她做事是认真的，为此我们感谢她。这已经并在继续发挥作用。我们鼓励她继续做下去，我们将与她充分合作。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她招聘了一位新的主要调查人员，我们祝他顺利。但我们希望看到马上招聘称职的调查人员，以便应付非常称职的辩护律师；这些律师面对不够胜任的起诉工作人员得心应手——尽管不总是这样。

谈到招募——这已经告诉检察官办公室——我们希望看到各行各业和不同社会集团的卢旺达国民被招募；外交的说法是迄今为止受招募的那些人是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卢旺达难民，其中一些已经提出种族灭绝的指控，或是那些在阿鲁沙被监禁的人的亲戚或朋友，特别是那批口译和证人。翻译可以是一个卖国者。我不怀偏见地有许多实例。我们有过这样的情况：有一个人问：你能否翻译“JUKATAI JOSI”。这意思是割断某人的喉咙或脖子。有人把它译为合法自卫。我有那些人的名字，但是我不能说出来，因为这不是这样做的适当时间和地点，我相信检察官有这些实例。我们希望这种情况尽快扭转。

问题还不仅如此。那些在监狱中的人成功地找到证人，不是真正独立的证人，而是他们的那些跑到卢旺达国外而且永远不回卢旺达的家属或亲戚。我们有这帮人的很多案件。虽然我们同卢旺达问题国际

法庭合作，但我们同样受骗，必须立即找到解决办法。还存在着所谓的“跟踪队”。我们欢迎他们。然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把人弄到卢旺达国外去，据说是保护他们免受复仇杀害，并把他们迁往其他国家。这又是同一批人：在阿鲁沙或北欧、欧洲其他地区或加拿大监狱中那些人的父母或亲戚。我们有实例。

卢旺达国际法庭人员配备有新的缺点：1994年卢旺达难民和因挑动仇恨和没作好他们必须作的工作而被驱逐出卢旺达的前人权员，他们全是对卢旺达和在卢旺达的死人和活人抱有偏见的那些人。这一招募网络应打破，以免情况变得更糟。检察官也知道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成员国将敦促和帮助她的办公室改变这些情况，但是我们必须助她做到这一点。

各位成员会记得那些从阿鲁沙回来以后被杀害的证人。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和亲戚没有因为失去亲人得到赔偿，或象杀人者的家属据说因安全而有系统地被送到卢旺达国外去以保安全那样进行迁居。到处都存在双重标准，我想这不道德。这种情况必须扭转，如德庞特女士所建议，从现在起各位成员嘴上说的和本子里记的应是保护所有人并给予赔偿。我希望各位成员在卡尔松报告后表示的遗憾不会消退，以使每个国家都考虑应为我们失误的受害者做些什么。

有意思的是，卢旺达国际法庭作出的判决有一种古怪的倾向：前总理坎班达被判决时，他被判终身监禁，谢鲁沙戈判15年，而昨天或今天，鲁久判12年。随着年月的过去，刑期越来越短而责任却全然一样。鲁久承认了他所做和所说的，他怎么只判12年？我们应该三思。

最后而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虽然应该记得，我们虽然热衷于保护法官的中立性，包括卢旺达的法官，但应如何解释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没有一个法官单独或集体访问过卢旺达以了解他们所讨论的罪行的地点？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们没有访问这个国家？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理由解释卢旺达国际法庭为什么没有逮捕牧师和修女？卢旺达国际法庭知道在法国的那个人，在意大利的那个

人，他实际上改了他的名字作为掩护，在比利时的两个修女，在加拿大和其他地方还有许多。我们知道这些人。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哪。

我可以接着说下去，但是结论是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政府之间存在的极好的关系必须继续下去，并需要各位成员的支持和谅解。检察官作了出色的工作处理实际问题，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我们相信，她能想办法解决先前提到的现有问题，以确保我们大家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但是她需要各位成员的帮助。正义是不加歧视的。在处理招募和证人方面应解决歧视问题。这将帮助我们大家携手合作减少仍然使我们坐立不安的各种失误。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卢旺达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夏洛·德庞特女士回答对她提出的各种问题和评论。

**德庞特女士（以法语发言）：**我十分注意倾听，我想首先感谢安全理事会表示的支持，但也要感谢提出的建议。我想我们必须能够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应更经常地设法做到这一点以使各位成员能及时了解发生的情况，我们正做些什么，我们有哪些问题以及当然还要使成员有机会表达你们的观点并告诉我们你们认为哪些对我们的工作是有益的。

关于马来西亚向我提到的拓展方案，的确我们把这个方案多半用于卢旺达而不是用于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这取决于法庭的书记官长。我们在这里谈过这一点和经费问题；这一方案是否应发展取决于财政状况。我们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正处理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在阿鲁沙举行的听询和审判能在基加利举行。这就是一种拓展方案。这意味着卢旺达人民能出席某些听询。我这一点上，我们正同司法部长和高级法庭庭长接触；那里有个房间我去过，我们正使用各国和欧洲联盟的捐助装置这个房间并提供所有的安全需求以便我们能够举行听询会。就地听询的同一原则我同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庭长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原则上同意。从法律上说有就地举行这些听询的可能性，但是应知道应由法官做出决定。

关于在卢旺达法庭空缺的职务和翻译问题，的确去年我们在空缺职务方面问题很大。我们不要忘记在阿鲁沙或基加利工作要求作出很大牺牲，因为条件就是那样。因此，不容易找到阿鲁沙检察官办公室职务的候选人。我们在联合国秘书处得到帮助他们派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被研究这一问题，设法查找可能担任这些职务的候选人。

现在情况好多了。除这些人员定期轮换之外，这种问题已不复存在。正如成员们所知，已经任职了3、4年的资深出庭律师或检查官会确实想走，但这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它更多的是一个正常轮换的问题。

乔治·鲁朱已经被判定有罪，虽然卢旺达代表表示宣判的徒刑太短。我不愿对司法判决妄加评论。对一个检查官来说，重要的是定罪和判刑。至于刑期的长短，法官必须量情施法，这可能是一种主观分析。这不是检查官的中心任务，检查官的中心任务是确保起诉内容得到证明和被告被判刑。原则上，徒刑有法官决定。至于罪犯在那里服刑，因为鲁朱先生已经被拘留两年，因为他有比利时和意大利国籍，他已要求剩下10年在意大利服刑，如果获假释，则更短。我们已经同意大利政府接触，从期使他能在意大利监狱中服刑；这些接触属于非正式性质，因为由有关服刑的这种问题因由书记官长决定。

关于“加察察”问题，我可能形容不当，但是“加察察”确实是办法：我看到许多被拘留者未经审讯而被拘留四年半或五年。对卢旺达这是一个问题，司法部长很清楚。我们经常讨论这一问题。我应该说“加察察”是一种传统司法形式；它发生在村一级，在社区内。我认为这是一种地方司法，它甚至能够鼓励和解决，因为它得到被告者本人或者要审判他们的那些人所接受。这种机制对我们来说似乎相当复杂。司法部长告诉我，有关这一问题的一项法案已经在会议上提出，他希望能几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因为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检察官办公室充分支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有效运作和责任问题审查专家小组的报告。我们准备采用报告中提出的任何措施，因为我们完全赞同报告的建议。但是我必须说，我们已得知资源或融资会有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期待这些变化，它们只会变得更好，有助于我们的工作。

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干涉科索沃的问题，我只能报告决定的内容，而且可以正确的说，需要了解哪些因素导致作出这一决定。在向安全理事会提供这方面资料之前，我首先愿向提出谴责和可能嫌犯的人说明，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受理这一问题。安理会随后将能审查约 95 页的材料，了解作出这一决定的法律和原因。

关于人员征聘，卢旺达代表已提到这一问题。这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我并非想要推卸责任，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一问题不属于检查官办公室的职权范围，这是书记官长的职权范围。我知道有问题。现在卢旺达当局向我们提供材料，我们再把把这些材料转给书记官长，以便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卢旺达代表说的对，这是一个敏感而且可能危险的问题。

我非常吃惊的听到俄罗斯联邦代表说我们的工作已经被政治化。我完全拒绝这种指责。10 个月来，我一直在设法同俄罗斯联邦当局接触，以解释我们的工作和我们是怎样工作的。不幸地是，未能建立这种接触。因此，我借此机会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帮助建立这种接触，使我最终能够解释我们的工作，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任务政治性：这里有法律必须实行；有调查必须进行；别无其他。

我想我已回答了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正如已经指出，我将约每六个月回来一次，我期望下次再向安理会报告。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检查官非常明了、彻底和有利的答复。

同检查官和通过检查官同法庭的这种定期对话非常有用。根据范瓦尔斯姆大使的邀请，我相信 11 月我们能再次欢迎你来安理会，我期待这一机会。

这次会议发言到此结束。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此议程项目的审议。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受理此案。

下午 2 时散会